

的奶奶与伯父，供一家人生活。

在南洋打拼6年，自汉父与刘玉珍续弦，生下四子。而后纵使父亲在异国离世，侨批仍不断。自汉虽未曾见到过父亲在帕府的四个儿子，但一直在通信中与对方以兄弟相称，直至1987年。那时张自汉不知，与弟弟一家人的断联，要长达近40年。而后他再没收到侨批，回批也屡次被退回。

作为张自汉的孙女，张丹直到上中学后才知道，爷爷和大伯爷竟有泰国兄弟。好奇心驱使下，她开始发掘这段故事的更多细节。1987年那封侨批，成为最重要的一枚碎片。侨批中四兄弟恰好提到当时的住址——帕府楚夏路，二五之五号。

2025年10月的某个晚上，张丹躺在床上，久不能寐。她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那一晚总觉有心事，深更半夜在社交媒体上发帖，尝试用互联网帮爷爷找寻泰国的兄弟。

后来在中泰两国热心网友帮助下，她成功联系上当年旧址现在的主人。对方是一位周姓老人，会普通话，也能讲客家话。交代一番缘由，告知对方爷爷兄弟的姓名后，周爷爷答应帮忙去附近华人圈中寻人。

第二天下午，留言跨洋传来：人找到了。四兄弟中，只有张自坚还在世上。自坚属马，今

年72岁。纵只剩下一人，对于去年年满90周岁的自汉而言，仍是莫大的喜悦。过去半年里，张自汉每月坚持给四弟打电话。两位老人聊到身体状况、儿孙后代，如孩童般开心。

## 应时运而生

许多潮汕人家中，仍保留着先辈们从南洋寄回家乡的侨批。看到那些斑驳的笔记，一段段家族往事跃然于纸上。

自汉与自坚等兄弟的侨批往来，在1987年戛然而止。这不是个案，而是许多潮汕人的共同记忆。20世纪80年代前后，是

侨批局退出历史舞台的节点。

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汪玉姣，在日本求学期间，系统梳理了侨批背后隐藏的那套跨国民间金融与商业网络体系。2025年，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的《金钱与血脉：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（1850年代—1990年代）》在泰国正式出版。如今，这本著作也将于今夏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在国内出版。

谈及侨批局产生的时代背景，汪玉姣向《新民周刊》表示，“这需放在19世纪中后期华人大规模下南洋的历史进程中考察，具体可从社会环境与技术条件两个层面关注。在侨批局出现之前，书信和钱款主要依靠船员、水客等代为传递。19世纪中后期，战乱与贫困促使大量潮汕民众下南洋谋生。尤其是1860年汕头开埠后，随着海上交通日趋便利，潮汕人大规模下南洋。与此前以经商为主的移民不同，这些普通劳工与家乡亲人的分离时间更长，向家乡寄送钱款和传递消息成为迫切需求，且寄批需求迅速扩大。与此同时，蒸汽船技术的发展和固定航线的形成，又为跨区域通信与资金往来提供了现实条件。如此一来，至少寄侨批回家的人能估算信件到达的时间，对收到回批也有了盼头。”

在南洋的商人，看到了广大华人苦力迫切的需求，开始想方

下图：张自汉与哥哥通过侨批找到失联多年的泰国兄弟。

受访者供图

